

# 长剧的魅力恰在可以“慢喂”人物的成长轨迹

当下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现场,正呈现出一派“众声喧哗”的热闹图景。以三四位人物共为主角,以数个家庭为叙事单元的“组合式”或“抽屉式”结构,俨然已成为都市题材,尤其是话题性作品的标配。从《欢乐颂》的女性群像,到《小别离》《欢乐家长群》的家庭图谱,此类剧集通过分摊戏份、平分叙事焦点,成功地构建了一幅幅社会剖面图,在播出期间往往能迅速引爆话题,形成广泛的社会讨论。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,无疑是市场与观众需求的一种反映。它高效地满足了当下社会渴望通过文艺作品观照自身、洞悉世相的诉求,并以其话题的广度与深度,实现了与观众的快速连接。然而,当创作潮流一窝蜂地涌向这种“平分秋色”的模式时,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冷静的审视:电视剧艺术的本体究竟是什么?当人物的命运被简化为话题的注脚,当角色的功能大于其灵魂时,我们是否正在远离文艺创作最核心的本质——即对人的深度挖掘与塑造?

必须承认,“组合式”结构在叙事上具备其独特的效率优势。它如同一套精密的装置,能够快速地将不同的社会议题分门别类地装入不同人物的“抽屉”中,从而实现教育、职场、婚恋、代际关系等多元话题的“一站式”探讨。这种结构对于追求强共鸣、快节奏的观剧体验而言,无疑是一种有效策略。

但它的代价也同样显著,在这种结构下,角色常常沦为展示社会问题的“案例”。他们的性格设定是为了覆盖某一类人群,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为了推动某一议题的进展。我们看到的,更多是一个遭遇原生家庭问题的角色”“一个面临中年危机的角色”或“一个挣扎在育儿焦虑中的角色”,而非一个完整的、血肉丰满的“人”。最终,话题的热度淹没了人物的光彩,观众记住了现象的讨论,却遗忘了人物的心灵。人物,输给了话题。

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以来,历经岁月洗礼而依然熠熠生辉的经典,依靠的从来不是复杂离奇的情节,而是一个个鲜活立体、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。《渴望》中的刘慧芳,她的善良与坚韧定义了一个

时代的审美;《亮剑》中的李云龙,其“狼性”与“人性”交织的复杂性格,让“亮剑精神”超越了剧情本身;《人世间》中的周秉昆,他用普通而温暖的坚守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光辉。这些经典角色无一例外,都源自一个紧紧围绕其展开的、“一人到底”的叙事核心。这里的“塑造”,是集中笔墨,深入地描绘一个人物思想、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完整“生长”轨迹。这是一个动态的、持续的、由内而外的过程。

在探讨个人叙事时,我们常使用“成长”一词。但相较于“成长”,“生长”一词更能精准地捕捉长篇电视剧塑造人物的精髓。“成长”往往侧重于结果,指向年龄、地位或能力的提升;而“生长”则更注重过程,它蕴含着一种生命体的自然律动,包含着与环境的互动、内在的挣扎与蜕变的力量。写好一个人的故事,关键在于构建支撑其“生长”的完整逻辑与生态环境。这便需要我们精心构筑人物所处的“土壤、阳光与风雨”。

“土壤”便是时代、环境的赋予与局限。人物的起点,决定了其生长的初始状态与未来张力。无论是《人世间》周秉昆所生活的光字片,还是《灼灼韶华》中褚韶华所立足的乱世民国,这“土壤”既为人物提供了最初的养分(如家庭的爱、地域的文化),也设置了其必须突破的坚硬壁垒(如封建礼教、贫困现实)。人物的性格、最初的梦想与局限,都深深植根于此。

“阳光”则是机遇、贵人与不灭的信念。生长需要能量,需要向上突破的动力。这“阳光”可能是一次求学的机遇、一位指点迷津的导师、一份真挚的情感,或者仅仅是人物内心那股对更广阔世界的不懈渴望。这些积极的力量,是人物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向上姿态,实现精神跃升的关键驱动力。

“风雨”就是挫折、考验与价值抉择。这是人物弧光中最为闪耀的部分。真正的“生长”不是在温室中完成的,必然要经历酷暑与严寒。这包括时代的巨变、命运的捉弄、个人的得失。而其中最见编剧功力的,是人物在关键时刻所面

临的价值抉择:在道义与利益、小我与大爱、坚守与妥协之间的痛苦徘徊。每一次应对“风雨”,都是对人物性格的一次淬炼,其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都会留下深刻的年轮,实现一次内在的蜕变。

唯有将这三者逻辑自洽、细腻真实地编织在一起,一个人物的“生长”轨迹才会显得可信、可感,才能让观众伴随其一路同行。

与当下以碎片化、强刺激特性风靡的短视频相比,长篇电视剧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“慢”。这个“慢”,是从容,是耐心,是给予人物内心世界充分的展示时间。

它允许编剧展现改变的渐进性。一个人的思想转变、境界提升,绝非一蹴而就。长篇剧集可以通过大量精准的细节、含蓄的铺垫和反复的叩问,让观众相信人物的每一步跨越,都是其性格与境遇相互作用下的必然。它更能从容描摹心灵的幽微处。一个欲言又止的瞬间,一次深夜无言的泪光,一段内心与现实激烈交战的独白……这些无法被短视频承载的细腻情感,正是长篇电视剧塑造有血有肉人物的法宝。它让观众得以窥见的,不仅是人物“做了什么”,更是其“为何如此”以及“心路何如”的完整图谱。比如,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《灼灼韶华》之所以能赢得收视与口碑,正是因为它勇敢地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:专注于褚韶华一人的命运。它不仅写出了时代的命运感与岁月的流逝感,更着力于刻画其心灵的轨迹与精神的轨迹。加之其改编自文学原创,人物的成长线本身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精神支撑,使得这部“一人到底”的故事拥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。

是时候让创作的目光重新聚焦,从对话题广度的追逐,回归到对人性深度的挖掘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作者,能像一位沉静的园丁,俯下身来,精心培育一株独一无二的生命。为它铺设好时代的土壤,安排恰如其分的阳光与风雨,然后,耐心地、充满敬畏地记录下每一个生长的年轮。唯有如此,才能在众声喧哗中,塑造出一个个鲜活且高贵的灵魂,长久留在观众心中。 据《文艺报》作者:高小立



## 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再现民族气节

抗战主题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近日热播,再次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:历史题材怎么拍,才能润泽人心?
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以丰富的剧情、真实的场景、鲜活的人物、饱满的情感,为观众拨开历史烟云,照见我们来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,展现民族气节的血与歌。观剧过后,萦绕我们心海、让我们无法平复的,是近代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空前浩劫和深重苦难,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,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真理。作品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把握重大主题思想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,努力以剧为媒、化育人心,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。

战争与爱情,是宏阔而永恒的创作主题;战争与和平,是紧系人类心结的历史命题;战争与人性,是需要直面正视的

灵魂追问。该剧在这三个维度上精心构思,人物线、时间线及多重副线相互交织,主角、配角和群演互为烘托,完成了一项高难度影视创作工程。

剧中烽火年代的爱情,是无尽的遗憾和残缺的美。从张云魁和丁玉娇、孟万福和韩小月的离散,到四人阴差阳错的迥异结局,尽管剧中人早已释怀,剧外的我们仍不免唏嘘和无奈。爱是真挚的,散也是真实的,而发动罪恶战争、制造人间悲剧的侵略者,才是真正元凶。

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意象,九个中秋节里的九轮圆月,映射着人世间的残缺。抗战时期,阖家团圆只能是杳无音信的亲人之间无尽的思念与奢望。对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的向往,化作了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、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。

国难当头时,“时穷节乃见”。作品塑造了由各阶层人物构成的抗战群像,

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也深刻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。军人张云魁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,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;民族资本家田家泰千方百计支援抗战;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孟万福、韩小月,他们的抗争是当时最广大中国百姓的写照……这些人物,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社会抗战“全景图”,显示出只要为民族解放而战,为国家生存而死,为守护安宁而争,为追求和平而奋起,芸芸众生便都是英雄。

虽然该剧在艺术手法上仍有提升空间。比如有的台词与人物形象存在反差,个别角色的精神成长和感情过渡还可以更“丝滑”,但在抗战题材开掘这条路上,这部剧仍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笔。 据《人民日报》作者:祝燕南

## 别让“快餐文字”消解了旅游文学

当下,部分旅游文学深受流量逻辑裹挟,陷入浅表化叙事的尴尬境地。那些流水线般批量生产的网红文案,翻来覆去都是“治愈天花板”“小众秘境”“封神绝景”这类说辞,文字轻浮、内容空泛,成了速食化的“快餐文字”。真正的旅游文学,需要创作者以沉浸式深度体验完成精神超越,深耕地域文化肌理,打磨出独具审美发现的文学精品。

沉下身段行走,以在场体验扎根创作根基。创作者需要以真正的“在场者”姿态,走进街巷阡陌、田垄地头,融入当地,真切体悟当地的生活气息,让个体生命感知与地域文化深度相融。比如,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耗费30余载,游历名山大川,凭着实地科考的严谨和发自内心的生命体悟,使他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具有地理科考价值和文学感染力。再如,当代一些旅行文学作家通过沉浸式行走和田野调查式体验,书写地域文化史诗和个体命运,让旅行文字具有历史的厚重感、人文温度和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深挖文化之魂,以人文解码赋予作品恒久生命力。优秀的旅游文学能够以旅行行为媒介,完成自我的审视与精神的超越,兼具个体的生命关怀与宽广的人类情怀。创作者从山水风光、人文景观里提炼对生命的思考,追问存在的意义、文明的走向、人性的本质,让作品拥有哲学的厚度与精神的高度。所以,旅游文学走出精品化之路,关键在于挣脱景观表象的束缚,深挖地域文化精神内核,让山水风光成为文化的载体,将寻常的自然景观升华为有深意的精神意象。比如,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借写洞庭山水的《岳阳楼记》,抒发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家国情怀,让岳阳楼超越了建筑本身,成为国人心中重要的精神地标。

坚守原创本心,以文体创新打磨文学质感。旅游文学写作可以打破固有文体的桎梏,融合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多种表达形式,搭建多元的跨文体叙事框架,用丰富的形式承载复杂的旅行感悟;需要潜心锤炼语言,追求精准又富有张力的文字表达,让语言承载更多情感与思想;可以构建独特的叙事逻辑,以空间的转换串联时间的脉络,用个体的旅行经历折射时代的变迁,形成“景致、人情、历史、哲思”交融的叙事节奏。当然,艺术创作从不是刻意标新立异,而是让形式服务于精神表达,让作品拥有专属的艺术标识与审美价值。

筑良性生态,以传播与评价助推经典沉淀。旅游文学经典化,需要构建创作、传播、评价、转化的良性生态闭环。比如,在传播层面,可以搭建深度的文本推广平台,推动优质作品出版发行、影视改编、研学融合,打造“文学+旅游+数字”的多元传播矩阵,让文学的场景活起来,让更多经典作品走进大众视野;在评价层面,可以建立专业的旅游文学评论体系,聚焦作品的文学性、人文性与精神性,为旅游文学经典化之路提供专业指引。

据《中国文化报》作者:张逸云

